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九 三 五 次 會 議

第 十 六 年

一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紐 約

目 次

	頁 次
臨時議程(S/Agenda/935)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秘書長特派駐剛果代表關於魯孟巴先生事向秘書長提出之報告書(S/4688 and Add.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三十五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Patrick DEAN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
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程 (S/Agenda/935)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
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南
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
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秘書長特派駐剛果代表關於魯孟巴先生事向
秘書長提出之報告書(S/4688 and Add.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
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
聯合共和國、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
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
(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

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644)；

秘書長特派駐剛果代表關於魯孟巴先
生事向秘書長提出之報告書(S/4688
and Add.1)

Mr. Abdoulaye Maiga (馬利), Mr. C. S. Jha (印
度), Mr. Mišo Pavičević (南斯拉夫), Mr. Sukardjo
Wirjopranoto (印度尼西亞), Mr. Walter Loridan (比利
時), Mr. Diallo Telli (幾內亞), Mr. K. K. S. Dadzie
(迦納), Mr. Evariste Loliki (剛果, 雷堡市), Mr. El
Mehdi Ben Aboud (摩洛哥), Mr. Bohdan Lewandowski
(波蘭), Mr. Mohieddine Fekini (利比亞), Mr. El Nur
Ali Suleiman (蘇丹), Alhaji Muhammad Ngileruma (奈
及利亞), Mr. Louis Rakotomalala (馬達加斯加), Mr.
Aimé-Raymond N'Thepe (喀麥隆), Mr. Emmanuel Dadet
(剛果, 布拉薩市), Mr. Ousmane Socé Diop (塞內加
爾)及 Mr. Joseph N'Goua (加彭)應主席請, 就理事會
議桌前預定席位。

一. 主席：現又接到中非共和國[S/4710]及上
伏塔[S/4709]二國請求參加對議程上這個項目的討
論。如無異議，本席亦邀請中非共和國及上伏塔兩國
之代表就理事會議桌前的預定座位。

Mr. Michel Gallin-Douathe (中非共和國)及 Mr.
Frédéric Guirma (上伏塔)應主席請, 就理事會議桌前的
預定座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在第九三四會議
的發言, 譯成英文及法文。

二. 主席：現接到伊拉克常任代表請求[S/4711]
參加對議程上問題的討論。如無異議，本席現邀請伊
拉克代表就理事會議桌前的預定座位。

Mr. Adnan M. Pachachi(伊拉克)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桌前的預定座位。

三. 秘書長：在未開始審議本問題之前，本人要對魯孟巴先生、烏基多先生及姆波魯先生之遭暗殺，表示我們深切的哀悼。這是一樁令人憤慨的罪行，違反本組織所維護和必須維護的原則。

四. 凡認為真理只是用來謀一黨的便利，正義只是用來謀一黨的利益的人，與他們辯論是徒勞無益的。但別的人卻認為有些事實，或許需要追述一下，清楚坦白地記錄下來。有幾點值得提出來，根據這幾點便足以斷定聯合國與魯孟巴先生劫運的關係，及因此本組織及它各個機關的責任。

五. 魯孟巴先生聯同卡沙扶布先生一道申請聯合國軍事援助。當這種援助給與後魯孟巴先生要聯合國軍替他救平卡坦加的分離派。本人根據理事會一致通過的立場以這個請求不符聯合國軍的地位和職務予以拒絕。本人對這問題的立場曾經安全理事會討論過；獲得理事會的支持。

六. 要使比利時部隊撤離剛果全境非竭盡方法使聯合國軍開進卡坦加不可。本人有鑒於此設法使聯合國軍獲得進入卡坦加的可能，藉此達到這個結果。由於此項行動未曾跟魯孟巴先生本人討論過，他憤慨地指控本人未諮商合法政府。可是此項行動曾經和該政府派在紐約的代表團討論過而該代表團團員中有副總理季任加先生及姆波魯先生和甘沙先生。這件事情又提出於安全理事會；本人的立場如上次一樣獲得理事會的支持。當時沒有一個代表團提出不贊成這項行動的決議案。

七. 九月初總統卡沙扶布和魯孟巴先生各自宣佈對方的權限無效；國會有一次舉行會議認為這兩人的立場都不對。不久莫布土上校以雷堡市區內的剛果國軍部隊為基礎宣佈他已把元首和魯孟巴先生兩人——用他的話——“中立化”了。本人根據聯合國就內部衝突所適用的原則，訓令聯合國軍司令部和特派代表，着他們對這次發生的衝突勿捲入漩渦，避免任何行動足以使他們變成衝突的一方或支持衝突的任何一方。這些訓令曾受批評謂魯孟巴先生仍係政府首揆，聯合國應以首揆地位待他。這事提出了安全理事會和大會，大會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在無一票反對的情形下通過一個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那個決議案祇可解釋為支持本人在給與聯合國軍司令部訓令裏面所

採取的態度。因此不論人們怎樣說“聯合國未支持剛果的法統”，這事的責任該由本組織全體會員國共負。

八. 魯孟巴先生留在其官邸時期曾請求聯合國保護。他在官邸受到了這種保護，這是根據本組織所維護的原則。保護期間數次逮捕魯孟巴先生的企圖都為聯合國所制止。在那個期間的後期魯孟巴先生於十一月七日發表一項聲明，內稱：聯合國是“民主制度的保衛者”。魯孟巴先生於引證秘書長報告書內敘述剛果各項政治問題的文句後，並說“本人所代表的政府及剛果國會完全贊同聯合國秘書長這些言論，因為它們切合真情及這數星期來我們經歷的現實”。他的聲明末尾說“我們充分相信聯合國大會及其秘書長能夠拯救剛果，免陷於無政府狀態及今日咄咄逼人的崩潰狀態中”。這是魯孟巴先生在今晨 Mr. Zorin 所說“受軟禁”期內於十一月七日發表聲明的結尾。

九. 魯孟巴先生在聯合國所不明的一種情形下潛離官邸東行。聯合國無從知悉他在何處故無從給予保護。他在鄉間被逮捕，聯合國無從加以阻止因為那種情勢非聯合國所能控制，於此或可告訴各位一項簡單事實，以兵額最多不過二萬的軍隊散佈在一個差不多五倍於法蘭西面積的國家內決不可能隨時知悉該國各地發生的事情，也決不可能保護一個行踪不明的人。

一〇. 當魯孟巴先生被押到提斯市受監禁時，監禁他的是剛果國軍。聯合國既無力量亦無權以武力將魯孟巴先生從擒獲者手中釋放出來——我說聯合國因為據我所知即理事會或大會亦無此權。聯合國駐剛果代表在他們目前受任的權限下更無論矣。所以本組織行動在集中力量儘可能給予魯孟巴先生以法律和入道保障。本人同聯合國駐剛果代表儘可能施用了一切壓力。我們得到了總統的保證。紅十字會人員前去探訪了監犯。可是雷堡市當局並未採任何步驟以便遵行法定程序，這一點是本人所要求的，顯應適用於魯孟巴先生被逮捕和拘禁的各階段。

一一. 魯孟巴先生被押到卡坦加。他的離開完全在聯合國機關控制力量之外。他到達伊利沙伯市時曾為少數聯合國兵士隔遠目擊，但聯合國兵士人數與卡坦加軍隊相差懸殊無從干涉。當時本人立向卡沙扶布先生和宗貝先生交涉運用一切可用的影響力量，促將魯孟巴先生送回雷堡市及實施正常的法規以保障他的利益。諸位理事當記起這行動和我上面提到已往採取的許多步驟一樣被剛果各當局目為干涉剛果內務。

一二．本人未特別努力使我們的代表在魯孟巴先生留在卡坦加期間前往探視，因為在那個階段聯合國剛果問題和解委員會及其委員會要求卡沙扶布先生承諾，讓他們去探視他，他們預備到達卡坦加訪問時即去探視。當宗貝先生拒絕他們與魯孟巴先生接觸時，本人向卡沙扶布先生提出抗議。在兩個星期多的時間內，和解委員會曾數次向卡沙扶布先生交涉，請安排與魯孟巴先生會面一次；但他們不曾得到卡沙扶布先生的合作。

一三．這就是二月十日晨伊利沙伯市當局宣佈——用他們的話——魯孟巴先生從拘留所逃脫時的情形。報告書載明我們曾立即採取步驟以求獲悉一切事實，及曾以各種方式向各當局深刻表示本組織極重視保護魯孟巴先生的生命；據卡坦加當局報導逃脫地點是在一所房屋，那所房屋距離聯合國支隊甚遠且其地點聯合國亦不得而知。後來因為未獲答覆，便在二月十一日又採取步驟期客觀地斷定事實並由此研究聯合國可否進行干涉和給與保護；當時的訓令是倘魯孟巴先生向任何聯合國部隊請求保護該部隊將立即給與庇護。諸位都知道雖經屢次交涉始終未從各當局接到任何答覆，而專為此事遣往伊利沙伯市的伊亞蘇將軍亦未獲得宗貝先生的接見。

一四．這些過程中的幾個主要階段。現在有人——其發言如係出於一時意氣尚可原諒但亦未始不可能是故意出言不遜——講到聯合國尤其是秘書長的責任；本人覺得倘要求這些人說清楚本組織的代表何時及怎樣未根據聯合國會員國及安全理事會確定的權限盡力利用各種方法，該不是過份的要求。我知道有人將會說——如一星期前蘇聯代表所說似的——我堅稱我們秘書處的人未犯任何錯誤，一切責任該由他人負之。諸位理事都知道過去我未曾說這話現在亦不說這話。但如確定權限的人和決定用什麼方法執行這個權限的人現抨擊本組織的代表未越出如此確定的權限或未在行動上違背這個權限及抨擊本組織的代表未使用人們從未給與他們的方法，則本人覺得為公平起見不得不指出決定這個權限的不是秘書長，決定以何種方法執行這個權限的也不是秘書處。作這種言論的責任是逃不了的——我們所聽到的發言實際上是這個或那個會員國對這個權限另作一種解釋常常在解釋時甚至忘了憲章又說我們過去和現在擁有權利，其實這權利我們沒有一個單獨的意見改變不了一個重要機關的決議；一個會員國並不超出憲章。

一五．當現在某方面不顧理由是否正當，案情事實如何，誹謗本組織和污辱其代表，此舉的實際受害者乃是將來。為圖國家或一方的一時便宜，那些人作這種行動是犧牲後代子孫應從本組織承襲的遺產。我們所作所為一直是為謀剛果的利益及發展本組織所採行的辦法為未來的國際合作奠定一個基礎，卻遭到一些追求完全不同目標的人但這些不同目標大都是極容易辨認的，為着達到那些目標，認為允宜破壞大家對本組織的信任及指我們行動違反剛果的利益和違反憲章的原則，真非我們意料所及。

一六．種種所想到和很容易從聯合國記錄證實的事實顯然都不支持蘇聯政府昨天向報界發佈的聲明[S/4704]和今晨 Mr. Zorin 的決議草案[S/4706]及演說詞內發出的攻訐。那麼他們為何這樣做呢？實際上，我們現在目擊的一部分是大會在一般辯論裏目擊的一項努力的繼續——是一項徒勞的努力，想破壞目前聯合國的結構，以備進行改組本組織和秘書處——使蘇聯獲得它所要的一種超過憲章規則允許的勢力。

一七．去年十月三日赫魯曉夫總理在大會說：

“本人要再說一遍：我們不信任也不能信任哈瑪紹先生。如果他本人不能以騎士道的精神鼓起勇氣辭職的話，我們將從這種情勢中得到必然的結論。”¹

一八．今天我們聽到這同一論調的重複，另加一個理由即魯孟巴先生的被暗殺——作無稽的指控，謂這個罪行可歸罪於秘書長。

一九．我以前答覆赫魯曉夫先生時說：

“本人日前說過若認為本人之繼續留任秘書長職位無裨於本組織之最高利益，則本人決不願再留一日。今晨所聽之陳述似表明蘇聯無法再與現任秘書長合作。既然如此本人極似有理由辭職。但蘇聯同時聲明如現任秘書長辭職，則此時不欲另提人選，但堅持採用一種新的辦法，而本人據廣大的經驗深信這個辦法定使執行部門無法發揮效力。因此本人於目前這個困難危險的關頭遽然辭職不啻把整個組織投入狂瀾任其毀滅。本人無權如此行動，因為聯合國對有些會員國極為重要，而本人對所有這些會員國負有責任——此項責任是超乎一切其他考慮的。”²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第一卷，第八八二次會議，第三十段。

² 同上，第八八三次會議，第十段。

二〇．我以前那樣回答赫魯曉夫總理，今天我可重說一遍。爲說得十分清楚起見，我要指出：與我在蘇伊士危機時所說的話前後一致，我認爲假如不是因爲下列情形，一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撤回其信任自應是秘書長辭職的一個理由；本案情形是這樣的：蘇聯一方面不肯信任秘書長而同時卻採取一個立場，從這立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倘現任秘書長辭職新秘書長便不可能任命，全世界將聽從蘇聯的意志使本組織在行政方面歸一個三人團指揮，而那三人團不可能執行職務且斷不可能給與一切不結盟國家以它們所需要的一個工具。而這個情形將發生在情勢極度緊張，本組織責任甚重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時候。因此，蘇聯一方面採取一個立場使我在正常情況下會毫不猶豫地請求辭職，同時卻又造成一個情勢使我不能辭職，除非不結盟國家覺得爲顯全它們的利益和聯合國的利益希望我辭職。我有蘇聯所說的“騎士道的精神”來尊重極大多數不結盟國家的意見，同時我可確告蘇聯我也有“勇氣”——我用這個字眼實出於不得已——承擔這個態度的全部後果，縱然那後果是我將被迫繼續執行秘書長職務而得不到所需要的支持，及只能利用極薄弱的手段應付巨大的迫切要求。

二一．我希望我所說的話已够清楚。我在這事情上必須說和需要說的話已盡於此。故現在，決定權操諸蘇聯所自命代爲發言的一切國家之手。本組織會員國對此事作出的任何決定自然是我的準則。

二二．我曾在上文提到那次向大會的致辭內曾說我惋惜蘇聯的態度趨向於把一個其實是制度的問題變成一個個人的問題。現在聯蘇重彈舊調使我不得不再來聲明我的態度。我對於我需要作這樣聲明引爲遺憾，因爲此問題仍然是制度問題而不是人的問題。我更遺憾者是因爲在現在的情勢下所牽涉的遠重要過聯合國這個或那個組織，或聯合國的這個或那個機關。固然聯合國過去和將來不過是一個工具，會員國政府藉以努力達到有秩序的及和平的共存而已。但現在受攻擊的不是人，甚至不是制度，而是這項努力本身。看一下這個糾紛的實際情形就可看清楚這一點。迄今爲止本人這次發言不得不就這些問題表示意見，現在我不討論這些問題，在結束之前，願就目前現實情勢說幾句話。

二三．七、八個月來本組織以遠超出其創始人所能想像的努力試圖抵禦一些使大國衝突伸展至非洲及使非洲新興國家蒙受冷戰影響的趨勢。本組織這樣做

冒了極大的危險且成功希望甚小。本組織這樣做使很多人蒙受極大的犧牲。這努力在初時是成功的，我現在毫不猶疑地說本組織依靠非洲的團結所做的工作已不止一次防止了逐漸演成如朝鮮或西班牙式那種有外國干涉的戰爭的情勢。我們有效地阻止了各方，把剛果變成國家利益角逐的場所。抵禦這種行動使你成爲計劃受到阻撓的人的攻擊對象。有些人他們反對聯合國的態度初時不形之於色，但不久就發作了。另外有的人，他們遭遇這個非始料所及的障礙而感覺不滿，立即對本組織猛烈大聲攻擊。兩方面的主要指摘是本組織態度不客觀。無疑的歷史家將會從這些指摘的結算中找出證據證明我們確有現被控欠缺的客觀態度，同時還會發現極多會員國迄今爲止尚未接受因聯合國之存在和本組織會員國的組成情形而對它們國家野心所加的限制。

二四．現在，在基本相同不過表面上更爲生動的情況下，我們重又到達一個地步：一項局部武裝衝突極可能擴大而成爲國際衝突。我無新解決方案可奉獻諸位。我仍然如在去年七月及八月時一樣堅決認爲非洲大陸及其國家如要阻止一項可演成爲國際衝突說不定全球性衝突的悲慘發展則其唯一辦法，是大家在聯合國範疇內團結於共同目標之下。去年夏天非洲國家在聯合國範疇內的團結是對威脅的答覆；我堅決認爲它仍然是唯一的答覆。

二五．可是概括申述一個政策方針作爲問題的解決尚嫌不够。我們大家都有責任該具體講明目標和達到目標所用的手段。又和上面一樣，講到這一點我無新意見奉獻各位，雖然如此，我想簡單撮述一下在我認爲必須大力和勇敢執行的數點措施。

二六．第一點，我已建議對魯孟巴先生和其他同僚遭暗殺的情形舉行一個國際調查。有沒有任何其他方法去查明責任？有沒有任何其他方法可據以制定適當對策？這事情可以說是在理事會職權範圍的邊緣上，但理事會可至少指出大會樹立的一個重要先例。

二七．第二點，現已訓令聯合國軍，着保護平民免受武裝部隊的攻擊，不管那武裝部隊係根據誰的權力行動。這事情又可以說是在聯合國權限的邊緣上，但去年九月我已說過我覺得此事必須視爲聯合國職責的一個當然部分，而當時並未有人提出異議。

二八．第三點，現已發出訓令：倘武裝部隊間有發生衝突的危險時聯合國應使用一切僅次於武力的手段，通過磋商、劃中立區、停火辦法及類似措施預先加

以防止。爲達到這些目的而舉行的談判可根據聯合國可運用的軍力。軍力愈大，成功希望就愈多。爲要這種使用和平手段防止內戰危險的方法著效，聯合國軍軍力確宜增強。撤回部隊以削減聯合國軍力量可使這些努力無效。我並已說過要是武裝部隊間將發生衝突，聯合國絕不能讓自己成爲這種衝突的第三當事者，但使用武力以支持停火辦法則不應在禁止之列。

二九．第四點，我於二月一日提議〔第九二八次會議〕聯合國重新恢復對剛果國軍的基本態度及採取適當步驟使之改組，達成替國家政府服務的正常目的，由此使其一切派系退出目前的政治鬭爭。

三〇．第五點，也是最後一點，從分發安全理事會的文件可見，我曾在十月八日致書比利時政府及宗貝先生指出消除剛果境內比利時政治因素之必要〔S/4557，B部，第一節及第五節〕。我記得我那時採那個立場未從任何會員國及聯合國任何機關獲得任何積極的支持。比利時和剛果許多領袖對我猛烈抨擊。我現仍持這同一看法，數日以來我一直努力想使大家尊重這個看法，可惜沒有效果。在我看來，現在此點仍屬必要正如去年初秋時一樣。我現在可否希望這意見獲得本理事會的道義支持？

三一．這裏我舉出了五點，在這五點上我已採取了立場，我希望得到贊助，因爲過去只贊助一部分。這五點加起來不算是一“方案”，但在我看來，它們都是一個剛果建設性政策的不可缺少因素。

三二．可是我還要進而討論別的問題。錢和人一樣重要。武器是任何軍事行動所必需。現可設一問：聯合國有否權利檢查進入剛果的火車及飛機俾確保無武器輸入。我所徵詢和所得到的法律意見指出我們可能無這種搜查權。在這種情形下，當剛果境外會員國毫不遲疑地將武器輸入剛果，則我們至今無法阻止武器的輸入又何足怪？

三三．還有，款項和資金的移動絕對不在聯合國管制範圍之內。這種移動既然不是爲着經濟發展亦不是爲着人道目的，則在目前情勢下實屬不當。本理事會在這方面倘擬授予權力的話，擬以甚麼權力授予剛果的代表？

三四．另有如下一個根本法問題。我去秋已指出召集國會改組剛果的政治生活一事之基本重要性。這項態度曾得到廣泛支持，但顯然的本組織迄今尚未主張有權召集國會，故在這點上能採甚麼行動？我深信和解委員會及其九位非洲籍委員已循這方向盡了最大

的努力。倘他們用勸導方法未曾成功，本理事會是否擬不顧剛果共和國的主權，爲和平與安全的利益，下令重新召集國會呢？

三五．上面提到我已採取了行動的五點都不需新的法律授權卻斷然需要道義的和政治的支持。末了提到的三點則性質不同。這三點需要理事會而且只有理事會才可以決定它認爲何者是它分所當做的和何者是它要做的。秘書長如無理事會的明確決議不能採取行動。在這方面至少無須置疑責任應由誰負。理事會對於武器輸入，對於款項移轉，對於強制執行根本法措施，應當在充分明悉自己維持和平與安全的責任，及在計及自己義應尊重一會員國主權的情形下確定目標，決定手段。理事會不可規避責任在自己不擬決定的事情上，期望秘書處行動。

三六．要是安全理事會重行聲明，重行確定，或甚至擴大聯合國行動的權限，則本人確信諸位理事當瞭解到過去行動所以沒有成就——或說得更壞些，理事會困惑世界輿論是因理事會未同時提出妥善的手段以實現聯合國行動的確定目標。倘今後這些手段仍不充分，我們將見到使聯合國久受損害——的一項情勢將繼續下去，這情勢便是：獲得普遍支持的目標與不足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兩者懸殊太甚。我們已見到，今後將再見到，這種懸殊將成爲攻擊本組織和其辦事人員的理由——這種攻擊不用說既無補於剛果的情勢亦無裨於本組織。

三七．Mr. MENEMENCIOLU (土耳其)：在辯論現階段我要表示土耳其對剛果最近發生的慘案深爲震駭和悲哀。剛果政治不穩；分裂衝突竟達到政治領袖橫遭慘死的地步良可遺憾。無疑的，不論大多數剛果人民對自己的政治持何見解，他們必須認識魯孟巴先生慘死的情形將妨礙和展延剛果人民的和解，這個和解是我們對剛果所抱希望的中心。

三八．聯合國對這和解具有信心。本組織根據我們通過的決議案擔承維護剛果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並幫助消除一切障礙俾剛果人民不受阻撓在互相諒解情形下對他們一時發生的內部問題自由獲得衆意一致的解決。

三九．目前情勢使各方對剛果的爭辯益趨尖銳；由於此項情勢的嚴重，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應以本組織爲中心團結起來，勿放棄它的目標和理想。

四〇．土耳其政府的一切外交政策完全基於聯合國。我們的希望與期求持久和平及國際諒解都以本組

織為中心。我們深信絕大多數會員國，由小國和中型國家組成的多數，認為最足以保障它們未來生存的莫過於本組織依憲章所載的宗旨與原則繼續設立。

四一。根據憲章條文，秘書長職位是聯合國重要機關之一。土耳其政府將和其他會員國合作支持這個職位的威信、公正及有效性。

四二。秘書長職位，跟聯合國其他處理剛果悲慘和極複雜情勢的機關一樣，也遇到了不利情況。這些棘手情況源自我們當前問題的本質。土耳其政府注意到秘書長面臨這近年來本組織所遇到的最煩重的負擔時在執行其職責中再度證明了他具有優秀的智慧、氣節、才幹及果敢。

四三。現在請允許我略述本代表團作為一個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對剛果問題的一般情形所持的態度。土耳其和剛果共和國及和該國所處的區域無廣泛的經濟、文化及政治關係；地理上，我們相距甚遠，位在不同區域內。最近剛果不幸發生內部衝突在我們輿論內未引起黨派性的反響，我們輿論對這個衝突的唯一反應是惋惜這個遼遠國家發生這種不和睦。可是土耳其政府及人民絕對不是不關心剛果共和國內發生的不幸情勢。跟所有極重視個人自由、國家獨立及國際和平與諒解的聯合國會員國一樣，我們覺得本組織在這個事變內具有利害關係，而我們自然也是利害關係人之一。

四四。我們的關切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第一，剛果共和國是一個新獨立國。我們急切希望這個非洲國家堅固地奠定其全部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因為這都是我們所極重視的要素，我們不僅為自己也為世上全體國家極珍視這些要素。我們希望剛果有一個政府其力量來自剛果人民自願的效忠且祇替剛果國家利益服務。第二，剛果問題不幸已染到了冷戰的一個面貌，而冷戰的一切面貌我們都不喜歡。這面貌越早消除，我們越覺快樂。第三，剛果內部政治紛歧及因此而起的爭執，包括對各個剛果人物的效忠或反對，不幸顯出蔓延及於非洲其他部分的趨勢。聯合國裏的辯論不僅反映出，有時甚且加重了非洲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幸的分裂趨勢，實可遺憾。我們認識到團結與和諧在那大洲裏的重要，特別是正在發展其光明前途的這個有利時期內，故我們欲樂見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法能夠消除這個促成不睦的嚴重原因。

四五。末了，我已說過土耳其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於聯合國。所有我們關於建立公正與持久和平及達成

廣泛國際諒解的希望與理想全以本組織為中心。所以，我們覺得聯合國既已擔承在剛果實現我們的剛果問題決議案內所載的宗旨與目標，我們不能聽任這個重要工作歸於失敗。

四六。這些考慮將決定土耳其代表團在這次剛果問題辯論中的態度。本人保留對這次辯論所提出的具體提案再行發言之權。

四七。蔣先生(中國)：最近在安全理事會和在大會內的剛果情勢辯論最奇怪的一面便是蘇聯的攻擊聯合國秘書長。蘇聯以人們所不得不認為不堪入耳之詞斥責秘書長，說他是“對剛果共和國重要政治家實施暴行的同謀者和組織者”[S/4706]。中國代表團認為蘇聯對哈瑪紹先生的新指控，荒謬絕倫，不負責任，且很危險，這就是說，危害聯合國及世界和平。

四八。今天世界上我不知有誰比哈瑪紹先生更為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的了。中國曾受殖民主義之苦，許多年來曾和殖民主義作長久的鬭爭；作為這個國家的代表，我深信哈瑪紹先生是同情世界上發展落後國家和新獨立國家的。

四九。在剛果哈瑪紹先生已盡了他最大努力防止政爭流為強暴行爲。他不是每次都成功。可是失敗的責任不應由他負。他受委的權力有限，所能利用的手段更有限。

五〇。聯合國剛果行動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剛果共和國政府維持“法律與秩序”。此處“法律與秩序”一詞是何意義？它是指保護生命與財產。它不是指維持某一根本法或某一合乎根本法的政權。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在剛果是要幫助它，不是要支配它或控制它。憲章要求聯合國必須於任何時候尊重剛果的主權。

五一。年青的聯合國所面臨危險之一是突然承負一項超過能力的使命。擔負過重會壓塌了我們大家希望所寄的這個年青組織。真正愛護聯合國的人須確保本組織幫助國際問題的解決，並在幫助過程中獲得新的和更大的力量以備應付將來。換言之，真正愛護聯合國的人必須培育它。

五二。中國代表團不能贊同蘇聯處理剛果問題的態度，第一，因為蘇聯的態度在我們看來將予聯合國一個沉重的打擊使它一蹶不振，第二，因為蘇聯態度將使剛果共和國遭遇更大的危險。

五三。末了，我要就譴責比利時一事說幾句話。本人無意替比利時辯護，亦無這一職責。比利時自有它能幹的辯護士。現有人控比利時應負這次罪行的一

部分責任。本人未見到——但倒願見到——任何足以證明比利時主使逮捕魯孟巴先生的證據。本人未見到——但倒願見到——足以證明比利時參預殺害魯孟巴先生和他的兩位同僚的證據。

五四．比利時在剛果的活動可加指摘，但如指控比利時應負這次暴行的一部分責任，則本人要說理事會至少該要求有適當的證據。而這個證據我們尚未得到。

五五．這一整串悲慘的經過——魯孟巴的逮捕、逃脫、移押及遇害——在我聽來極不像比利時人所為。所以，既然迄今尚未有證據，中國代表團對魯孟巴和他兩位同僚的遇害，不支持也不贊同譴責比利時。

五六．Mr. BERARD (法蘭西)：過去幾個月裏本人已有數次在理事會內說法國政府對魯孟巴先生、烏基多先生、姆波魯先生及其他剛果政治人物所受的惡劣待遇，深表不滿。

五七．從剛果危機發生以來，法國政府便一直呼籲要採取一切可能措施確保充分尊重剛果一切居民的人權。法國代表團聽到魯孟巴先生和他的同伴的失蹤消息，極感痛心，自不消說。

五八．今晨，蘇聯代表告訴我們蘇聯政府的一項聲明並提出了一件決議草案，那兩個文件的措辭均極令人難堪。蘇聯代表在聯合國內使用不合本組織習慣及甚至違背通常國際慣例的措辭，不是第一次。但今天的指控，其激烈程度超出了一切範圍；我們只有正式表示譴責。法國代表團最感覺不應該和不正當的是蘇聯用這樣無禮的措辭攻擊本組織的最高首長的忠誠，及對他作如此荒謬及侮辱性的指控，如說他在剛果扮演一“可恥的角色”做“殖民主義者可憐的走狗”，及犯罪行為的“同謀者及組織者”等等。

五九．蘇聯代表團不僅攻擊一項政策；它此時是攻擊一個人和他的尊嚴。這種毀謗與本組織的尊嚴不相稱。再者，這一態度亦決不是幫助解決剛果的悲慘問題的最好辦法。

六〇．Mr. SCHWEITZER (智利)：本人僅簡單說幾句話。本人要代表智利政府激烈譴責最近不幸發生的政治罪行。這樣做法解決不了問題。相反的，導致這種行為的惡念，置道德、法律及世界人權宣言於不顧——這篇宣言容我重複聲明我們是熱烈支持的——恐又將橫行猖披，使原來已經棘手的剛果危機更呈惡化。

六一．顯然的，獲致剛果和平及解決剛果棘手問題的一個主要條件是信任：聯合國必須信任自己的軍隊、信任自己政策的前後一致，及信任自己有能力證明可完成這一個艱困的任務。

六二．這次事件終至演為魯孟巴先生等人的被暗殺誠屬悲痛而不可饒恕，倘以此為藉口在聯合國製造一個結構性的危機，則這不僅是自承本組織的失敗，且是欺騙剛果人民及欺騙所有視聯合國為其安全和理想的最可靠保障的一切人民。和平事業將受重大損害，世界社會從此將失掉信任，惶惶不安。

六三．倘秘書長被迫辭職，或者我們對他執行任務所需要的信任和支持躊躇不定或竟吝不給予，則本組織將遭遇重大危機。再者某些代表團企圖造成的這個危機將係基於一項極不公平的事實而產生。譴責秘書長個人無異譴責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此種情形，一何可笑，因為哈瑪紹先生不過是執行這兩個機關的決議和實施它們的政策而已。

六四．如果我們檢討一下秘書長的行動，便可察見他所作所為均很審慎、努力和鎮靜，他忠實地解釋我們的決議絲毫沒有不正當私心及任何違背他崇高使命的動機。

六五．格於情勢，安全理事會給與秘書長的權柄是明確而有限的；據我們看，他以忠誠及無限的自我犧牲與熱誠執行這一職權。

六六．我們瞭解他的行動引起了各方的不同反應，可是我們覺得抨擊聯合國不尊重剛果政府或各當局的主權從而對他猛烈攻擊，實無理由。關於這一點剛才我們所聽到的哈瑪紹先生的聲明似說得很清楚，不能加以駁倒的。

六七．現在我們既然又須表示對秘書長的意見，我們毫不猶豫地再告訴他我們對他的尊敬和支持。

六八．在大會上一屆會辯論裏我們已有機會表示我們激烈反對以三人團代替秘書長職位，那時我們已聲明這一意見所根據的理由。這些理由現在允宜重申一次，因為，誠如 Mr. Stevenson 所說，削弱秘書長職位將損害本組織的功效。

六九．當此有人正在對秘書長，對他特派代表的行動及對聯合國駐剛果軍隊作這種可惡和連續的攻擊之時，大家一定可看見這些兇狠無理的攻擊的真正受損害者是本組織本身；當我們聽到這種不公允和荒謬的指控如說什麼共同串謀殺害剛果數位著名領袖，我們不禁想起聖經內的訓戒：“慎毋責人，庶免受責。”

七〇．是那個代表團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阻止安全理事會〔第九二〇次會議〕通過一件決議草案？如依該決議草案便可使國際紅十字會幫助那些政治犯和使本組織強制執行對人權的尊重。但我們無意責備。我們表示對秘書長的信任及重申我們絕對無條件支持聯合國的崇高宗旨。我們相信並不斷希望本組織能通過這次磨鍊而增加力量，俾造福全人類，尤其造福那些覺得本組織是它們對付不義和艱危的最佳和最有效保障的弱小國家。

七一．智利政府及人民一直極同情而且關切剛果共和國的獨立發展情形。由於我們自己的歷史，所以我們明白一個新誕生國家為求達到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所需作的艱鉅努力。誕生，不論是一個嬰孩或一個國族，都是痛苦的；不過，在目前歷史性關頭，贏得獨立的民族獲得國際社會的有組織的協助，獲得本組織即聯合國的幫助。這種協助必須是無私的，換言之，必須確保那新國家不遭受外國的影響或壓力。

七二．在我們看來，聯合國幫助促進剛果的穩定必須主要以下列三點為目標，此即恢復各爭鬪派系間的和協及消除暴行；改組剛果的軍隊和警察部隊；經由和解加強剛果政府力量。大家可以見到我們這些意見和美國代表所表示的相同；我們尊敬美國代表和樂願支持他的意見。

七三．我們關切並痛心剛果的悲劇。我們相信此刻互相不和的各個派系會平靜下來，設法成爲一個整體的和諧部分。唯有如此才可以達成必要的團結，保證一個十分值得我們大家同情的民族的前途。

七四．我們保留權利於必要時在這次辯論裏就任何可能提出的決議草案再行發表意見。

七五．主席：本人現欲代表聯合王國代表團發言。

七六．今天本人不擬就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實體提出本代表團的意見。這意見我擬留待以後提出。我現在發言祇是為評論蘇聯代表的演說，在該篇演說裏面，蘇聯代表兇狠地攻擊我們秘書長個人的忠誠和才幹。剛才我們已聽到哈瑪紹先生對這些指控作了很充分和令人信服的答覆。我相信我們中間很少人在這裏曾聽到一篇演說詞像蘇聯代表的演說那樣虛偽的。

七七．當我們在二月十三日〔第九三三次會議〕向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的建議散會時，我們那樣做是為了給大家以時間俾繼續考慮剛果情勢。當時我們都認識到隨着魯孟巴先生的去世這情勢變得更棘手和更

危險了。不幸，蘇聯政府卻利用——有意地利用——自二月十三日至今這個時期把上星期我們面臨的嚴重情勢轉變成一個影響國際和平更爲廣泛和更爲嚴重的情勢。蘇聯政府自己發表了一項聲明，那項聲明只能解釋爲一項主要企圖意在把聯合國加以破壞及在我們正在討論其事務的這個不幸國家裏增加衝突和紛擾的可能性。就剛果而言，我祇能這樣地形容現載在一件蘇聯決議草案內的蘇聯聲明：它是一劑製造殘酷內戰的配方，我更要補充說，是專家調製的一劑配方。

七八．蘇聯代表今天口若懸河地製造所謂剛果新殖民主義者陰謀的神話。但要教理事會接受關於剛果事件的這一說法非僅僅演說所能奏功的。

七九．迄今關於魯孟巴先生和他兩位同僚致死的責任問題確鑿情報所獲甚少。當進一步調查正在進行之際，誠如中國代表所云，蘇聯代表今晨那麼放肆地濫作指控，實屬不該。還有一點，蘇聯代表那樣做是竭力要人相信只有蘇聯一國關切非洲人民的自由和福祉。理事會所有其他理事均深知這不是事實。我祇能以聯合王國政府的名義發言，但我可斷言大家都知道，Mr. Zorin 動輒稱爲“殖民主義者”的各國過去曾對非洲獨立的進展和對該大陸的獨立國家的經濟進展盡過積極貢獻，現在亦復如此。我確信非洲新興國家的代表回想一下會了解倘使它們以前處在蘇聯而不是處在所謂殖民主義國家的統治之下，他們獲得真正國家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希望將遠不逮現在事實所經證明者。

八〇．我無須細說或強調聯合王國政府將繼續支持秘書長執行他極困難的任務。聯合王國政府深切惋惜那加於他個人、加於他職位及實際上係加於本組織本身的不負責攻擊。在我們方面，我們深信任何對剛果事務的建設性解決，必須建立在哈瑪紹先生所忠誠指揮的聯合國努力上，唯有這樣，這項努力才能幫助這個不幸國家朝真正的獨立和繁榮邁進。

（一）主席：比利時代表爲行使答覆權請求發言。本席現邀請他就理事會議席。

八二．Mr. LORIDAN(比利時)：謝謝您，主席先生，給我這個機會來特別答覆蘇聯代表對我國的攻擊。

八三．比利時政府譴責各式各類的政治暗殺。比利時政府對前剛果總理魯孟巴先生致死的情況，引以爲憾。它同樣引以爲憾的是以前無數次暴行爆發的結果所演成的在道德上難以辯解的行動，而這次魯孟巴先生及同他一道被監禁的人的慘案，也是同樣的難以辯解。

八四．昨天比利時外交部長在下院說：

“關於魯孟巴先生身爲一外國政府首揆的態度或行爲不是比利時政府或其官員所得而評論的。可是比利時政府欲公開表示：在它的眼光中使用暴力來解決政治問題是不能辯護的。這從來不構成一個正當理由且不能導致健全和積極的效果。”

八五．魯孟巴先生的被暗殺給人們一個機會對比利時及比利時人作誹謗的及無理的指控，他們願被別人指爲應對這一不人道行爲負責。現已展開了一個煽動人們仇恨我國和對它採取暴行的運動。這一煽動導致了幾屬史無先例的縱火行爲。

八六．開羅的比利時大使館不僅被搶劫且被破壞，燒爲一片焦土，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負責維持治安的部隊竟未採任何行動加以保護。比利時大使和外交人員幸而避難在一個友邦大使館內。這些事情發生之前比利時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外交代表遭到示威和威脅已有兩天。所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當局決不能說不知情。在安全理事會裏以率先提倡尊重國際法原則及憲章原則自居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聆此作何感想。

八七．貝爾格來德的比利時大使館曾被劫掠。大使館整個第一層樓及辦公處被破壞。其他外交使團亦遭到類似的暴行。

八八．但比利時政府不但對魯孟巴先生及和他一道被監禁的人的死亡沒有任何責任，反會純粹本諸人道立場向卡坦加當局交涉，要求予監犯以合理待遇。早在一月二十四日 本人請諸位注意這個日子 比利時外交部長曾在上院發言時宣佈他曾毫不猶豫地籲請對一個“現在祇是一個無力替自己辯護的人”的監犯給與同情待遇。

八九．二月十四日非洲事務部長向下院致詞說他由新聞機關聽到魯孟巴先生被押往卡坦加的消息後即向比利時總領事發了第一封電報。那電文訓令總領事轉告卡坦加當局：比利時認爲避免對監犯作任何虐待或暴行極爲重要。數天後又發了一電給伊利沙伯市的比利時總領事，這封電文我現在向理事會讀出：

“本人欲最迫切強調須予魯孟巴以人道待遇，決不可危害其生命。允宜由一聯合國醫生檢查他的身體。”

九〇．這才真是顯示比利時政府與暗殺魯孟巴先生一事的關係的一個文件。比利時政府堅持比利時國

民不得參預任何加於魯孟巴先生的待遇。一月二十四日比利時外交部長在向上院的演說詞內提到魯孟巴先生被押至卡坦加事時說“本人鄭重重申我們決不會參預此事，無論是直接地或間接地。”

九一．在這期間且曾訓令駐伊利沙伯市的總領事，着他通知卡坦加當局比利時政府不欲任何比利時國民與守衛魯孟巴先生工作發生任何關係。

九二．一月二十六日外交部長宣稱他曾質詢駐伊利沙伯市的代表調查曾否有比利時人參加押解。總領事斷然回答無比利時人參加並說守衛魯孟巴先生全部是卡坦加當局的責任。

九三．所以，如任何比利時人因偶然的關係參預守衛魯孟巴先生工作，那是違背比利時政府明白表示的願望，是比利時政府所不知情的。

九四．剛果是一獨立國。比利時及比利時政府絕未參加任何導致罷黜魯孟巴先生職務的決定，亦與他的被捕、監禁、後來遭受的待遇、被移押至卡坦加終致於死的一連串行爲無關。

九五．他方面，比利時政府雖然對魯孟巴先生和他的同伴致死的情況引以爲憾，同時他們的厄運固屬遺憾，難以辯解，但它也不能緘口不提東方省和基阜省當局所施的構成犯罪的待遇，這不僅加諸於外僑且亦加諸於剛果公民自己。我想到基阜省政府數位官員遭非法逮捕，受冗長的酷刑後被處死刑；Mirubo 主席被挖去眼睛後置於一個盛滿水的桶內，在那個情形下死去。比利時政府未指控向這些省份的造反當局供給軍事援助的蘇聯、中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或其他國家對他的死亡應負責任。我們並不因蘇聯等國家向季任加先生的政權供給軍事援助而要它們擔負這些酷刑及死亡的責任。

九六．不論卡坦加內發生的罪行是當局行動的結果抑是起於偶然的原因，是不是那些國家覺得難以想像比利時政府會向卡坦加政府供給技術協助而同時不因這個關係參預這些暗殺？

九七．所加諸我國的那些指控的真正性質可由指控者對季任加先生和卡夏木拉先生控制區域內侵害人權行爲所持的奇怪態度得到說明。那些不顧一切反證仍毫不猶豫地指控比利時串謀，甚至參加殺害前剛果總理的人竟對剛果東北部發生的許多昭彰的暴行不提一語。這顯著地說明了他們的客觀性和熱心維護人權是什麼一回事，並說明了他們的指控的價值。

九八．比利時政府認為剛果共和國目前情勢任由其繼續，國際和平與安全將受嚴重危害。在兩個省份內叛黨已公然反叛共和國總統、軍隊的唯一合法統領。這樣，他們不僅危害這領土的統一和完整，而且使剛果人民和居住剛果的外僑長此處於不安定的局面。劫掠、虐待、非法逮捕、暴行、甚至殺人，成為日常慣事，而聯合國軍隊則無力加以阻止，甚至無力採取有效對抗行動。

九九．聯合國駐剛果軍隊遲遲行動或甚至根本不採行動有時大概是由於雷堡市聯合國駐剛果軍隊機構未頒命令，或甚至頒發互相抵觸的命令。

一〇〇．無論怎樣，東方省和基阜省內的非剛果人及剛果人已遭受無數的殘暴待遇。比利時政府存有無數案卷記載比國國民所受的卑鄙待遇。真正的事實亦載在聯合國所編的文件內。本人擬舉幾個發生在東方省及基阜省內的典型事例，使理事會諸位理事明瞭那些區域內瀰漫着怎樣一種暴虐和恐怖氣氛。

一〇一．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約午後四時三十分，在布卡阜一個經營礦業的大公司總務理事，在他的辦公室內遭人狙擊。他被人腳踢、用槍柄毆打、剝去一部份衣服、及搶去全部隨身財物。這狙擊使他鼻子折骨造成嚴重出血。他發生輕性心臟病。一月三日晨他經布卡阜醫院的 Coene 醫生檢查，但軍事當局不准他進入醫院，他被關在監內直到晚上八時。鑒於他所受傷害的嚴重程度，這個待遇對他可能有嚴重後果。

一〇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在斯坦利市，一羣比利時人開會歡送一位行將回返比利時的公司理事，當場三十四人被逮捕，押往 Kétélé 軍營。他們被毆打，隨着又被強迫在兩個行列的兵士中間走過，被繼續以槍柄及棍棒毆打。次日即一月二十日，聯合國軍一支隊抵達欲就被拘禁的人舉行談判，卻為攜機關槍的兵士所阻，致未達成任務而折返。十二名遭拘禁的人被勒索一萬美元，付款後始獲釋。所有獲釋的被拘禁人均曾遭到虐待，其中兩人傷勢嚴重。

一〇三．這些事件發生後次日，斯坦利市報紙 Huhuru 刊載區專員拍給鮑杜英皇帝的一封電報，電文裏恐嚇說倘使魯孟巴先生失蹤，則數以千計的比利時人將遭殺害。這一恐嚇益使歐洲籍人惶惶不安，許多人置身於聯合國庇護之下，要求疏散。有好幾次受害人受這種嚴重虐待而死亡。一位居住 Rutshuru 的移民 Mr. Emmanuel De Vinck 步出貨車時，頭部遭人用一彎刀毆擊，經送往 Kisenyi 醫院後死在該醫院內。若干

未辨明身份的比利時人屍體經已運到 Goma。其他殺害情事續有報導。

一〇四．僭奪東方省權力的當局最近頒佈一個最不公平的條例。凡比利時男子年滿二十一歲者，須繳納一種所謂特別稅，計每人每年三千比利時法郎或六百美元。這苛例實際就是勒索，使財力有限的人感到特別困難。它影響到比利時人欲離開此領土。飛機場上掌握實際控制權的當局奉有命令不准比利時國民前往雷堡市。這不啻是有組織的搶劫和令人切齒的勒索。東方省內的比利時人實際上是被扣押作為人質。

一〇五．本人奉命要再度特別強調一排比利時兵士的遭遇，他們人數共八人其中有一班長和一中士在盧安達領土內在晚間因所乘車輛與摩托車大隊脫離致誤入剛果邊境迷失途徑。他們當下被俘虜，未作抵抗。這案件的事由很清楚，毋可置辯，正如他們的政治地位一樣。若這些人是戰俘他們應受日內瓦公約保障。但他們不是戰俘，因為當時無戰爭狀態存在。他們是一羣迷失路途的人，故應予立即送回。此所以比利時政府竭盡一切努力求獲他們的釋放。比利時政府幾乎每日在催促這案的解決。聯合國方面竟不能獲得結果，這使比利時政府幾不能相信。這些人不僅未見釋放且連是否得到適當待遇亦無從確鑿知道。比利時係從其他方面特別是從一友邦的總領事那裏才第一次獲得關於他們的消息。我要問：在一個有聯合國駐軍的領土上，八個毫無疑問是無辜的人被關在獄內，違背一切國際法規則及得不到本組織任何精神或物質安慰，這情形是可以忍受的嗎？本組織在它駐軍的地方不能使人們尊重最基本的法律尚有甚麼威信可言？比利時政府鄭重要求秘書長保證制止這些不法行為及着他所指揮的軍隊立即進行防範務使人們尊重本組織的理想、國際法及道德。

一〇六．倘聯合國在剛果對這些陰謀不採行動則明白負責確保對基本自由之尊重的本組織，無異向全世界自承其無能為力。比利時政府認為本組織為保全其令譽計，務當表明態度反對這些令人髮指的措施及確保諸如欲離開領土或被迫非離開不可的外僑得以離境，不受阻撓。

一〇七．聯合國在剛果面臨這一情勢無能為力將不僅對剛果而且對聯合國及對和平發生極嚴重的後果。倘使外僑因受虐待及缺乏保障而迫得離開領土，則政治不穩之外將再加上經濟混亂，屆時聯合國行動將成為萬無可能。這個現象業已開始。商舖關閉，工

資喪失，全人口蒙受貧窮和饑餓的威脅。本人不擬有瀆理事會精神向理事會列舉最近已被迫關閉，代表各種行業——工業、鑛業、農業及運輸業——的許多大公司的名字。

一〇八。不安寧和恐怖狀態已到達一個地步迫使比利時政府祇得呼籲比利時國民撤離東方省及基阜省，因為，本人雖曾奉政府之命在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三十日及二月十一日屢次向秘書長交涉，但聯合國實無力給他們以保障。

一〇九。比利時政府並不要求干涉剛果內政；它祇要求對一切守法及對領土有用的外僑應予保護。本人要特別指明這些外僑完全不聞問政治，也不干涉剛果的生活。此點十分明顯，故斯坦利市及布卡阜當局因不欲喪失他們的經濟合作，拒絕發給他們護照。

一一〇。這種恐怖及無政府狀態無疑地使那些只想乘剛果人民的塗炭伸張帝國主義勢力的人為之雀躍。這裏存着一個問題：聯合國和所有欲幫助剛果共和國鞏固獨立的人，實有嚴正和迫切的責任不惜任何代價和使用一切力量解決這個問題。

一一一。請勿指控這些外僑要弄政治花樣；請勿藉口避免干涉內政而替自己的不採行動辯護。這理由我已解釋過了。擔心干涉內政不能成為聯合國不採行動的理由；聯合國和它的部隊的基本責任是確保剛果的文明生活及務使人們尊重外僑的重要權利。比利時這方面有嚴正的權利及義務要求比利時國民——實際上，跟所有外僑一樣——應得到聯合國駐剛果軍隊的積極保護。

一一二。末了，本人要求我以上的發言勿被解釋為在任何一點上支持今晨蘇聯代表對本組織秘書長行動及對哈瑪紹先生個人所作的毀謗。

一一三。主席：雖然時間已晚，但摩洛哥代表請求作簡短的發言；除非有人反對，本席擬請摩洛哥代表就議席發言。

一一四。Mr. BEN ABOUD (摩洛哥)：本人要代表卡薩伯朗卡會議參加國的及代表南斯拉夫代表團——該代表團請我代表它發言——略致數語。我要講的是魯孟巴總理和他的兩個同伴被暗殺的事。

一一五。正當殖民主義者進行陰謀之際——凡支持非洲自由的人一直在譴責這種陰謀——我各國代表團始終擔憂會有犯罪行為的實施。當法律與秩序視如弁髦，暗無天日之時，所有維護正義和自由的人自應表示憂慮和猜疑。

一一六。今天最惡劣的事情發生了；這證明他們的態度是對的。這一預謀的罪行暴露了罪犯的本相。這事的責任現經明白確定。我們絕不欲作或聽送殯的演說。那些支持人剝削人的人很可能在這個國際講臺上假惺惺的發言。我們為着非洲的團結現在的責任是繼續奮鬥，以求解決今天非洲的重大問題：統一和平問題。

一一七。這個罪行不但不會如犯罪者所想那樣可簡化問題，相反，它已使情勢起了急劇變化。真正的非洲民族主義從此矢誓要撲滅新殖民主義及其傀儡。它註定會打贏這場戰爭。

一一八。新情勢迫使我們檢討情況，所以我們保留權利待對殖民主義者及其黨徒的預謀計劃這問題進行必要討論後再行發言。

一一九。我們僅欲利用這個機會向剛果人民，向魯孟巴先生的同志和他的家屬表示我們最誠摯的哀悼和最深切的同情。

一二〇。魯孟巴生前代表剛果人民的理想；現在他去世了，是犧牲的最良好榜樣；他那不屈不撓的意志和忠於使命的精神——我們大家都將維護他那個使命——將永為我們的準繩。

午後六時五十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1.
- 奧地利**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e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i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 宏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 菲律賓**
Alea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e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unarodnaya Knizhk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í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oduzeca, Jugoslovenska Knjiznic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35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 N.

Price: \$U.S. 0.35; 2/6 stg.; Sw. fr.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2-15929
Nov. 1962-100